

成  
熟

# 西蒙諾夫小說集目次

成熟

一

水裏的橋

一五

獨子

二一

一個哥薩克女人底兒子

三五

## 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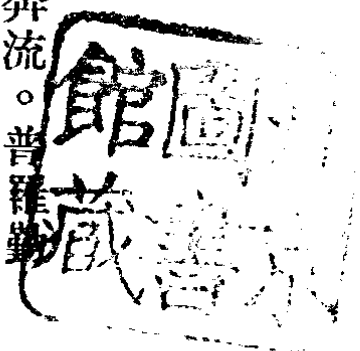
這是春初乍暖的一天。長冬的積雪突然溶化起來，污水沿着傾斜的村道奔流。普羅勤科上校走進屋內時，看到了一些紅軍戰士帶着困憊的神色，穿着透濕的氈靴，唧咕唧咕地在穿過一條街道。普羅勤科一進到屋裏就疲乏地往凳上一坐，等看護生瓦夏給他準備牀舖。上校冷一陣、熱一陣的在發顫，——他的喉症已經患了幾個星期，今天似乎是最終的要他倒牀了。他用手摩了摩額角，——頭燒得厲害。他搖搖晃晃的走到了牀邊。瓦夏在自己戰地掛包裹摩來摩去，尋找藥品。

——等一等，——普羅勤科說。——馬上我就吃藥。請你把郭阿節夫叫來。

上校在有次戰鬥中救出了一個傷得要死的青年看護生瓦夏、郭魯別夫；不久後，瓦夏恰恰湊巧又救活了宛無生望的上校。他們的血結成了親緣。從此郭魯別夫就留在上校身邊，成了他的副官、護士和兒子了。上校像呼喚兒子似的喚着他的名字。

瓦夏按上校的語音就能很好地知道，他對上校醫療上的權威應在什麼時候使用，他聽完命令後，就恭順地扣上戰地掛包跑去找紅軍戰士叫郭阿節夫去了。

當軍需長郭阿節夫少校進來時，普羅勤科似乎已緊閉雙眼，神志恍惚的躺着了。但當



687833

郭阿節夫的靴根一響，普羅勤科即睜大眼睛，仔細地、目不轉睛地注視他的皮靴。郭阿節夫作完報告後，也看了看自己的皮靴，倒不明白，該有什麼足以引起上校這樣注意的地方。皮靴全是穿得整整齊齊的。

普羅勤科仍繼續的望着郭阿節夫的皮靴，而不注視他本人，隨後就平心靜氣地向郭阿節夫稱呼了個「您」，郭阿節夫很好地知道，這種冷靜的聲調和「您」字的使用，是不會有什麼好事的。

——您那運皮靴的卡車來了麼？——普羅勤科問。

——還沒有來，——郭阿節夫說。——它們在庫爾莫亞爾斯卡亞附近的泥濘中陷住了，——後天可以到。

——戰士們穿什麼走路，您知道麼？——普羅勤科問。

——知道。穿氈靴走路，——郭阿節夫說。——後天就可弄到皮靴。

——如果您明天弄不到皮靴，——普羅勤科說，——那末後天您和您軍需所的全體工人就穿氈靴好了。你去吧。

郭阿節夫出去了。普羅勤科就重新閉上眼睛，漠然無感地嚙下了幾粒瓦夏給他的什麼小丸藥，又繼續不動的躺着，只有按他若斷若續的呼吸，才可猜到 he 並未睡着。他咬着牙齒氣沖沖地想到，人們在這兩月來轉戰了六百俄里，現在竟穿着透濕的氈靴走路，既沒有地方取暖，又沒有方法晾乾。這是進攻時的一種損失，要說到這種損失，猝然看來，似乎

誰也沒有過錯，然而這種情形同時却又是無法忍受的。當時的進攻竟如此迅速，連輜重和軍用廚房都來不及隨軍前進？——戰士們常常一連兩三天什麼都撈不到吃，他們早已沒有喝燒酒取暖了，而現在又是這種乍暖的天氣……他深深知道，在庫爾莫亞爾斯卡亞山附近的泥濘中車輪轉動不進以及無法把它們拖拉出來的情形，但同時也知道，郭阿節夫是應當想出一種什麼超人力的辦法，這是非這樣不可的，何況進攻一般地是要求超人的緊張力量，如果戰士能夠作到這點，那末郭阿節夫也是應當作到的。

於是普羅勤科又反躬自問，並想責備自己現在不到各團去，反而在這裏害病。可是，不，他實在是不能去：半點鐘前，當他與自己的代理人——史保瓦洛夫中校談話時，幾乎暈倒，祇因抓住汽車的玻璃窗才勉強的支撐住了。他應躺個一晝夜，不然簡直會倒斃的。接着，忽然他又想了想，如果在第二年戰爭時，他還不能將師團的事務放鬆一晝夜，那他的師團就不是一個好師團，而他本人就不是一個好師長。一年前，他大概是不能把該師事務放開一晝夜的，而現在却能這樣作了。一切的命令也都下了，史保瓦洛夫中校終久也是個精明能幹的軍人，各團團長也都是些優秀有為的指揮官，為的是在明天奪取那個城市，所有他們在這一晝夜間應該怎樣動作的一切大情小節，他都預先規定好了。

看護生瓦夏，小心地扶住他的頭，在他的喉間貼上了塊濕布，並把他隨着枕頭往上提高了一點。

3 ———再高一點，——普羅勤科請求說。

瓦夏又把他扶高了一些。

——給我吧地圖打開，——普羅勤科說。

瓦夏打開地圖，用手舉在他的眼前。藍紅色的箭頭和半圓圈全都在地圖上跳個不住，在普羅勤科看來，彷彿地圖是在瓦夏的手裏跳動，於是說道：

——好好的拿着吧。

但箭頭和半圓圈仍在繼續不斷的跳動。普羅勤科明白了，這是由於他害病發燒眼睛發花的緣故。他幾次把眼睛睜開又閉上了，同時頭也在枕上移動，結果找到了一個方位，在這個方位上地圖再也不跳動了。一切全都端正了。他把自己統率的一師人帶到城左的村道上，像往常一樣，想用迂迴戰術，把德軍從高地擊退，並於次日清晨突然猛襲城郊的西部，而不是城郊的東部。現在已是各團部隊預定開始衝擊高地的時間了，砲雷不時的爆炸，似乎這已是證明屬實了。

上校在等報告。但是惶然跑進屋裏來的，並不是聯絡兵，而是營長馬爾庫史夫准校。他歪起帽子，敞着皮襖，手榴彈從荷包裏現了出來。

——上校同志，——馬爾庫史夫跑得氣喘喘地說。——上校同志，汽車給你準備好了：暫時的離開一下吧，德寇的坦克已突破了我們的防線。現正向村裏衝來。向司令部衝來。

——又像是在加寧里科夫那樣麼？——上校凝視了馬爾庫史夫一眼，帶種厭惡的神氣問道。加寧里科夫，這是在進攻路上唯一的一個鄉村，它於一月前克復，但在德軍坦克突

然攻擊後又被德寇佔領了。只在第二天受了極大的損失才把它奪回，而它的名字已成師裏紀念重大失利的普通名詞了。馬爾庫史夫當時也犯了和別人一樣的錯誤，從村裏退却了，現在上校重行提到加寧里科夫一字時，對他就特別的難堪。

——不是的，上校同志，——馬爾庫史夫滿臉通紅的說，——絕不會和加寧里科夫一樣。我們是不會退却的。即令我們把它們放進這條街上來，反正是要燒掉它們，燒盡它們的。祇是你，務必坐汽車，暫時到小村子裏去避一避。他們，也許會衝到這裏來的。

——你不要放它們進來，——普羅勤科說，——我就什麼地方都不用去。現在我有病，我那裏也不去。現在隨你的便吧；願意放進來，就放進來，不願意放進來，就不放進來。——於是普羅勤科就翻過身去朝向牆壁了，他想藉此斷然表示，一方面他那裏也不去，另一方面他與馬爾庫史夫的談話已經完結。

馬爾庫史夫憑自己經驗知道，如果上校已默不作聲，再來試試想和他談話都是枉然的。他在房間裏躊躇了一會，就毅然決然地邁步走去了。

馬爾庫史夫剛出去，普羅勤科即翻過身來仰臥着。因為這樣的躺着他才舒服一點。他翻過身去，意思是想表示給准校看，並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即令坦克已進到村莊附近，也不能作爲他離開此地以及准校披着皮襖，裝滿一荷包手榴彈張惶地跑到這裏的理由。如果普羅勤科現在試來分析自己的感覺，回憶自己一年，或一年半前的情形，那他就

會說，一年前，更不消說一年半以前，要是有了這樣的消息，他是絕不能這樣翻身朝裏仍然安臥牀上的；他或者真的跑到附近的村落去，或者（最可能是這樣）親自同馬爾庫史夫一塊前去擊退坦克的進攻，總之，這種坦克進攻當時對他不管是怎樣的司空見慣，但終究是一種可怕的進攻，而他也不能泰然的坐在一個地方等待結果。現在他却能夠了。而且，現在他確信，在他窗戶外面的街上是不會發生戰鬥的，坦克會在郊外就被阻止並開始焚燬的，作這件事情的正是馬爾庫史夫准校，他當時其所以這樣杌隉不安的跑來見他，並不是因為看見了坦克，而是憂心病中師長的安全。

現在附近作戰的聲音傳到屋內來了。普羅勤科又翻身朝裏，間或睜開眼睛，靜聽，力圖按戰鬥聲音去判斷目前的情況。射擊聲有時沉寂，有時又更加熾烈。按聲音聽來，大砲和反坦克槍就在村南村北齊響起來。

普羅勤科還在一年以前，在去年冬末，即能克服自己在進攻時的那種過渡興奮了，這種過渡的興奮一開頭就迫使他把自己所有的最後一點力量一齊拋入戰鬥。當時，在前線上，德寇既已偵知他的後方空虛，就給了他幾個很好的教訓，有次幾乎把他和他司令部的全體人員一網打盡了。而現在他已經是個好學生了，他在一切突然進攻和反攻戰鬥的嚴重時期，總保留有某種預備隊，以便在決定勝負的關頭能操左券之利而感到滿意了。

誠然，這一年來在他的師團裏——還增加了不少的大砲和反坦克槍，但問題並不在這裏。從前，不管有多少人員和武器，他往往不能力持鎮靜，並沒有到絕對必需的時機就過



早的把它們拋入戰鬥中去。現在他已能用什麼第六感官來區別真正的必須和彷彿的必須了。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他才安如泰山的意識到，在村莊的周圍集中了足夠擊退坦克進攻的一切必須力量，馬爾庫史夫就應當擊退坦克的進攻，他在一刻鐘前，不用親自的命令去干預戰鬥的細節，不去干預自己部下之無待他去幫助，而應自力完成的工作，把臉掉向牆壁，是作得對的。

經過一點鐘，天開始斷黑了。附近戰鬥的聲音已沉寂下來，現在只有遠處，在各團搏戰的高地上聽到有雷彈爆炸的噓啞聲響。馬爾庫史夫准校這次走進屋裏來已不像第一次那樣急忙了。他三步兩脚的跑到台階前，在未進屋來以前，就在進門處略為休息了一會，利用這個時間把佩帶從制服上解下來背在短皮襖上。他看見普羅勤科還是像在離開他時那樣的躺着。

——報告吧，——普羅勤科並不轉臉的說。

——進攻已被擊退了，——馬爾庫史夫報告說。——炸燬了四輛坦克，其餘的逃跑了。擊毀了一尊大砲。

——擊退了，——普羅勤科說，祇是在此時他才向馬爾庫史夫轉過臉來。

馬爾庫史夫用立正的姿勢站着，把皮帶繫在皮襖上，軍帽也戴的很整齊。

7  
——這才是近衛軍人的報告，——普羅勤科說。——而且現在也有近衛軍人的模樣，——突然，他又發覺馬爾庫史夫那種特別整齊的裝束，顯然，這是他在進門處特別戴上的

帽子，於是就微微一笑，補充說：——准校，只有你才這樣帶帽子。近衛軍人的帽子應當微微的戴偏一點，才顯得慍悍勇敢。

馬爾庫史夫也微微的笑了一下，習慣地把帽子向額角上推進一下，說：

——上校同志，是。

——嗚，好吧，這才真是好漢。去吧，——普羅勤科說。——這成什麼話，想把我從牀上拖走，可是我不能夠；瓦夏不允許我從牀上起來哪！：

史保瓦洛夫的報告就攔了。祇在晚上九點鐘時才接到，其所以這樣，是因為派出去的第一個聯絡兵在路上被地雷炸死了。史保瓦洛夫報告說，由於敵人猛烈的火力，暫時幾乎沒有什麼進展，但他希望於夜間可以取得城市。

普羅勤科把作戰科長叫來，給了他幾種補充命令，要他把這些命令帶給史保瓦洛夫，並於次日清早帶着報告回來。這些命令歸結起來就是幾個普通的要求：不要正面攻擊敵人，不要過早的消耗後備力量，然而普羅勤科現在終究派了專人帶着這些命令到他的代理人那裏去，應使史保瓦洛夫明白，現在這點特別重要，師長已經感覺到德寇會來頑強抵抗。

當作戰科長走後，普羅勤科想了想，從開戰以來，實際上他所獲有的全部經驗，簡直可歸納為正像他此刻所提議他代理人的那幾點極簡單的真理，所有這些真理，一般地講來是極簡單的，但把它們應用於各種不同環境的每一個別情況時，那它們就會變成軍事藝

術問題了。不實行正面攻擊，這就是說，在每種情況下，在每種新的地形上，要準確地知道這個正面究竟在什麼地方，不過早的耗費後備力量，這就是說每次要非常準確的猜透劃分「過早」和「適時」的時機。對一切其他的簡單真理當然也是這樣。但猜透劃分的時機這原來是最困難的。

將近夜半時，上校的病勢才略為減輕了些，結果他也就睡着了。當他深夜醒來時，夜闌人靜中，不僅可以清晰地聽到遠處雷彈的爆炸，而且還可以聽見一排排的機關槍聲。這是高地上夜戰的聲音。

早上十點鐘作戰科長回來了。普羅勤科半坐半臥地躺在牀上，疼得雙眉緊鎖，那樣作難的用發腫的喉管喝了一點熱牛奶。他把茶杯遞給瓦夏之後，就默不作聲地聽作戰科長的報告。夜間，戰況沒有什麼變動：有一團人仰攻到了高地，清早又被德寇反擊回來了。按史保瓦洛夫的命令，另一團人試圖更往左去迂迴德軍，結果反陷於敵人側翼的猛烈火網中，也不能向前推進。

——此刻情況怎樣？——普羅勤科斷斷續續地問。

——已調集好砲隊，要來個總攻擊。

——好，你去吧，——普羅勤科說，並叫瓦夏把記有早上戰況的地圖遞給他。情況沒有變動，幾乎和昨日白天他離開火線時的情形一樣。普羅勤科由於未能親身督戰，一般的又是急如星火想看到自己計劃的實現，以至整個夜晚都感到侷促不安。現在他第一次覺得

在這個計劃中，有些東西並不全像昨天他所想像的那樣清晰了然。整個說來，史保瓦洛夫和各團團長也是按照他的指令行動的，但進攻却遲滯住了。

史保瓦洛夫的觀測所佈置在一座小雪山背後的窪地上。這裏，可以很清楚地望見前面的一長條的窪地和窪地前面德軍佔領着的一帶山崗。

普羅勤科恰在史保瓦洛夫準備下令調動一個新團到左翼參加戰鬥時到來了。史保瓦洛夫向他作完報告後，就站着等候命令。他早晨不知怎的找到時候刮了刮臉，普羅勤科心裏很佩服他，可是顯然，他很疲倦，而且上校到來令他非常高興，他認為現在上校可以親眼看到，並確信戰鬥進程，並不像他們所想到的那樣，這並不是因為他，史保瓦洛夫有什麼錯誤，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預料到敵軍的行動，並且德寇這次是用新的方法來捍衛這一城市。

——是否命令該團參加戰鬥？——史保瓦洛夫問。

——不，——普羅勤科回答說，並用望遠鏡向戰場上默視了幾分鐘。

德軍是在山崗背面的斜坡上佈置着的，因此很難斷定，那裏他們的實力如何。但就所有這些情形——重大損失，頑強抵抗，前面密集不斷的雷彈的爆炸——看來，德軍此地是有很大的力量。然而，這是不應有的。

近來這個德國步兵師團在普羅勤科部隊的打擊之下遭到重大損失敗退下去了，如果該師主力照例是掩護通城市的公路，那麼在這裏，在普羅勤科打算突破迂迴城市的這帶山崗上，敵人至多不過兩營殘部。然而：，突然普羅勤科以他在困難關頭所特有的那種洞

察能力，把全部事變從反面來加以觀察，自己就站在那個四週來屢戰皆北，三星期連棄三城的德國將軍地位上設想設想。

普羅勤科連獲三城都是採用一種機動戰術，他把反對德寇的掩護隊留在主要的公路上而將主力時左時右的沿着德軍沒意料到會受攻擊而祇留有少數部隊之崎嶇難行的地方去迂迴城市。敵人上了三次這樣的當，普羅勤科三次都是由西郊攻入了城市，德國師團三次都是棄甲曳兵而走，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脫了包圍。這是第四個城市，這裏又是通城的公路，左側是些難於通行的高地。而普羅勤科就把自己各團部隊派來進攻這些高地。這位德國將軍一定是在上次大戰中的上尉或少校，而在這次戰爭中也戰鬥了三年，原來驚慌失措和茫然若失的情態已經消失，一連同樣的喪失三個城市，最後，在第四次上他的確猜到了普羅勤科的作戰計劃，這並沒有什麼巧妙的地方。

普羅勤科已瞭如觀掌的感覺到，而且幾乎已經接觸到，這次德國將軍却巧過了他，也在主要路上佈置了掩護隊，而在他進擊的那些山崗後，敵人不只兩營，而可能是兩團。

普羅勤科與史保瓦洛夫並排坐在鋪到雪地的雨衣上，他們一塊兒把風吹飄動着的地圖展在膝蓋上。

——現在什麼時候？——普羅勤科問。

——下午五點鐘，——史保瓦洛夫說。

——經過一點鐘後，天就開始斷黑了，——普羅勤科說。——你命令這一團人：從黃

12 昏時起就立即由左翼移到右翼，到公路上去。而到完全斷黑時，你把另一團人也移過來。

我們也把它調到公路上去。

普羅勤科看了看地圖，並在地圖上劃出了各團行進的路線，起初到後方，隨後即沿陣地後面穿到公路上去。

——這裏有多遠？——他問史保瓦洛夫說。——約莫十二公里嗎？

——是的，大約這樣。

——好吧，各團沿着這樣的道路，在四小時內能集中公路附近，我們就把一部分兵力沿這帶高地展開。你就留在此地。除反坦克砲外，所有的大砲都留給你，你務必這樣戰鬥，要使德寇一點也發覺不出我們調動的情形。主要的用火力打擊他們，不要憐惜砲彈。

當史保瓦洛夫向副官下令時，他靜默了一會，然後就說：

——我自己帶着各團到公路上去。——他在解釋剛才發出的命令時，却用種非正式的口吻補充說：——你知道，安納托力、得米特里維赤。我覺得，他們今天却巧過了我。他們的主力在這裏，而在公路上並沒有多大的力量。如果我們隱匿地把各團轉移過去，城市就會是我們的。明天早晨來見我時，我在城市教堂附近的地方。

他在公路地區下令，給指揮官解釋作戰任務消磨了整個上半夜的時光。城市應在今夜克服。爲了實行當頭第一個打擊，他把全部的自動槍手全都集中起來，並命令所有的迫擊砲——連的，營的，團的——盡可能的拖向德軍附近。如果左翼方面史保瓦洛夫沒給敵

軍看出破綻，那敵人會想，在這裏，在公路上，一定是新的部隊參加作戰了，即使他們有力反攻，反正是不能支持到底，怕被包圍而放棄城市的。

戰鬥是在夜間三點鐘時開始的，清晨六時，第一批自動槍隊即在冬季黎明時分的薄霧中衝進了城郊。

早晨七點鐘，普羅勤科即坐汽車來到了城市教堂，在被砲彈片打得七零八落的台階近旁停下了。傳騎兵由城市西郊飛馳而來通報說，我軍正在肅清最後一些房子的德寇。

第二梯隊的各連正沿着街道從他面前過去了。很多人沒有刮臉。老兵通常按他們的濃密鬍鬚，按他們微微駝起的背，習慣而輕巧地背帶軍囊的情形，一下子就會識出來。其中也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人。然而不管他們是老兵或是青年軍人，他們都帶着兵士的堅強自信，長征慣戰的姿態，順着城市的街道流去。在他們中間似乎都具有只在戰爭的沈痛經驗中才誕生出來那種慄悍勇敢，富有經驗的氣概。普羅勤科想起了剛開戰前他當參謀長時的基幹師團。是的，當時已確較具有更青氣勃勃的樣子，較好的軍容，而在這師中的戰士們，都是同年同庚，一色一樣的壯年。然而他們却沒有現在經過他面前的戰士們在戰爭中鍛鍊出來的這種老練，這種習慣，這種沈着的氣概。顯然，戰爭的規律就是這樣。只在許多戰士陣亡之後，現在活着而仍戰鬥着的戰士，才變成這樣——不是按外表，而是按實質——富有經驗，這樣慄悍異常的基幹兵士和軍官。

普羅勤科的思路，忽然被坐車來見他的史保瓦洛夫打斷了。他向普羅勤科報告了左翼

的戰鬥經過，更確切點說，已不是報告戰鬥的經過，而是報告追擊的經過了。接着，他瞥見普羅勤科在注視往他面前經過的兵士，他也向那邊看了一會。

——城市終究被我們克服了，——他說。——我們正在追擊德寇。上校同志，你想，假如我們有開始戰爭的那一基幹師團，現在我們會怎樣的來追逐德寇呵。

——開始戰爭時那一師團？——普羅勤科重問了一句。——不，安納托力，特米特里維赤，你錯了。用那樣的師團，用我們開始戰爭的師團來追擊德寇，是比現在會慢些。那是一師好軍隊，但我們現有的師團還更好些。我和你們也比先前好些，而我們的指揮官也都好些。

他靜默了一會，接着又補充說：

——你之所以這樣說，安納托里，特米特里維赤，是因為你是在戰爭開始，從後備軍中來的，你自己不重視自己：直到現在你還以為自己不是個完全的基幹軍人。而實際上你現在却比我在戰爭開始時，雖然那時我已在軍隊中服務了十五年，更要有經驗些，基幹些。呷，好吧，——他又以另一種腔調，正式的腔調說，——找作司令部的房子吧。指揮追擊的事宜吧。現在瓦夏給我找房子，我要躺到晚上：

他抬頭望了望浮在空中的殘缺不全的銀白雲塊，開始顯現出來的蔚藍天空，接着又低頭望了望由碎雲片中透射到大地上的陽光，而補充道：

——我在黃昏的時候起來，一定變的更好些。今天的天氣真好。



## 水裏的橋

晚秋時節，工兵們在初霜後的林中一塊隙地上，建造了一個奇怪的建築物。如果這裏有河的話，那這個建築物就可以算是橋了。然而這裏並沒有河，簡單的是在林中的隙地上安了七根和水裏搭橋時一樣的橋座。橋座之間各隔一公尺。這本來就很奇怪，但旁觀者看來，更奇怪的，就是這裏開來了一些坦克，坦克手們竟用種批判的眼光把橋座望了很久。

師團工程師索斯諾夫金和坦克指揮官葉夫列夫仔細地檢閱了橋座，周圍觀察了幾次，然後葉夫列夫就命令停在隙地上的第一架坦克，沿橋座開到對面去。坦克重沉沉地爬上了第一個橋座，然後又慢慢地從第一個爬到了第二個，同時支着兩個橋座，爬過一米突寬的間隔，彷彿在通過平坦橋樑，安全地爬過了所有的橋座，而在對岸下了地。第一架坦克過去之後就是第二架第三架，於是所有的坦克就都一個跟一個的照樣開過去了。

這一過程全是很奇怪的——橋座逕直安在樹林裏，戰爭正熾，坦克居然開來爬橋，尤其奇怪的，是橋座兩旁，竟和秩序井然的公路一樣，還插有標誌道路的道標，——似乎坦克手沒有這些標誌就不能看見橋座邊緣似的。

然而無論索斯諾夫金也好，葉夫列夫也好，工兵也好，以及坦克手也好，總而言之，  
15 所有的參加人都非常認真地進行這一作業，且很滿意其結果。

坦克手一通過陸地上的橋樑後，經過一番熱烈的交談，對它視察了一會，就又鑽進自己的坦克，一個跟一個隱匿到密林中去了。葉夫列夫拍了拍索斯諾夫金的肩膀，滿意地說，唉，真妙，「要是你們一切都辦理得好，那我們也定會把一切辦好的」。

現在是十月裏最後幾天天朗氣清的日子了。前線沉寂，只風才把稀疏的大砲轟隆聲有一陣無一陣的傳到林中的隙地上來。

這天在林隙地上解決了一個在準備快要舉行突破敵人陣地中的複雜問題。在八月裏就已趨穩定的這段中央戰線上，敵我之間橫得有一條河。中等的俄國河流，不很寬，也不很窄，但終究有充分阻止坦克通過的寬度和深度。而爲了突破敵人陣地，坦克渡河是完全必須的。

當穆欣將軍一接到準備突破敵人防地的命令，他就把工程師索斯諾夫金叫去說：「你應保證坦克渡河，但是：在這兩個字上將軍作了個意味深長的停頓，——第一，橋應當在開始進攻前架好，而不是在進攻過程中去架，第二，希望，德寇不知道什麼地方在準備渡河，並且不知道一般地在準備渡河」。

索斯諾夫金請求給他一晝夜的功夫來解決這個似乎難於解決的問題。他是個有經驗的工程師，但解決這樣奸猾的任務，在他的實踐中還是第一次。這一晝夜間，他腦際裏閃爍了幾十個迥非尋常的方案，正因為都是些迥非尋常的方案，因而也就全不中用。末了，黎明時分，他那不靈活的手指已經捲到差不多第一百支煙捲時，突然想出了最後這個唯一的

方案——這個簡單的，過分簡單，簡單到幾乎近於冒險的方案。

於是索斯諾夫金就到穆欣將軍那裏向他報告說，他已經有了辦法，他要造一個最普通的橋，只有兩個，一共只有兩個特點。第一，他的橋面不是密接的，而是有間隔的，第二，他的橋不是架在水上，而是架在水裏。各橋座間距有一米突的間隔，橋上不能過步兵，但能過坦克。此外，橋的存在只有我們知道，德國人是決不知道的。橋是看不見的，橋面比水面要低五十生的米突。

提案被通過了，立即就在樹林裏兩個地方開始了沸騰的工作。同時砍伐了夠兩座橋用的木料——一座是試驗的橋，搭在樹林裏作坦克手們實習用的，一座是真正的橋，要架在河裏的。

當工兵們向巴掌上唾了唾口水，在林中使勁的鉋鑿，準備好木料時，索斯諾夫金就到防守河岸那一營人的陣地上，面對行將造橋的地方坐下了。他研究了那裏的情況。我們這面的河岸差不多和俄國大小河流所有的左岸一樣，是低下和傾斜的。右岸，德寇佔領的那面，則是些高地和懸崖，白天從對岸可以看到我們這面的一切情形。

17  
夜裏，德寇照着它的老習慣，從那邊斷崖上大向我們這面放射發光彈。子彈在戰壕上飛叫，有的呼呼地穿到河岸，有的吱吱鑽入水中。德國人可以很好地看見我們的河岸，而他們也就利用了這種情形。白天架橋——這當然無從說起，但夜裏來作也是很困難的。他們的河岸實在是太陡，太高，太好看見我們這面了。

爲了使對岸敵人不致於發現，究竟怎樣把橋座從這兒運走，又怎樣把它轉運到搭橋的地方呢？這點，索斯諾夫金曾煞費苦心思索過，忽然他腦子裏閃出一個妙計。是的，從他們的河岸可以看見我們，——那就讓它這樣吧，我們就不沿我們的河岸，而沿他們的河岸來一根一根地轉運架橋的木頭吧。

那個懸崖能使德國人看遠，但不能使他們看近，看到自己的河岸，自己狹窄的河岸地帶。

河上某一地方有個河灣，從我們這面有條山溝通河灣。此地可以不現形跡地從樹林裏運出木頭，然後，浮過河去，再順流而下，連流帶拖，拖到架橋的地方。是沿德寇佔領的河岸來流，是就在他們的眼皮下來拖。而且，當然只有這樣才行。

坦克手在樹林中那座架作實習用的橋上試驗過。索斯諾夫金把它作得跟將要在河裏建造的那座橋一模一樣。一樣寬，一樣長，一樣的道標，這些道標是他後來在開始進攻的一刻鐘前，親自要插在橋旁水中的。在驗習橋上，還試驗過這樣一個小花樣，有了這點花樣，這座橋只能成爲向一個方向去的橋——由東往西的橋，但決不能由西往東。在我們這岸的橋頭前面，應有一個傾斜的石堆，坦克能自由地沿着這個斜坡爬上橋座，但德國人那岸的橋頭，却是筆直的，周圍沒有任何的石堆，坦克只能從橋座上滑下岸去，往西滑去，但從那裏，從西方，坦克是不能回到橋座上來的。這是爲了預防這樣的情形，恐怕德國人終究先期發覺了橋的存在，並試圖利用它。至於我們的坦克手，那他們所想的，只是如何

開到對岸去，有無回來的道路——這是他們很少注意的。

建設橋座用的全部材料在兩晝夜內全都砍好和鉋好了。通常它們是用鉄夾來釘的。但這裏談不上這點。夜間在河裏是不允許工兵敲打的，而索斯諾夫金下令，只準用鉄拴和螺旋釘來扣緊全部木架。橋座應悄悄地、勤謹地完全用螺旋釘擰緊。技巧的俄國木匠常是工於彫刻的。這裏恰巧就給了他們以進行這種工作的機會。

這是十一月初的黑夜。空際全爲烏雲遮蓋住了——既沒有光亮，也沒有星。

爲了不致出錯，就得在進行工作時來檢查和思索每一細節。通常用鉛筆，粉筆或木炭在木頭上劃記號的辦法已不適當了。在這種記號下要看出那塊木頭應安在什麼地方，就得點燈或擦火柴，在離德寇一百五十米突的地方，這一定是不行的。於是就只得事前在所有的木頭上作出整批的記號，以便按着這些記號用手摸去就能百無一錯地確定出來。

在第三天夜裏，索斯諾夫金同工兵連連長卡尤羅夫及其助手畢可夫一塊開始了造橋的工作。一個晚秋的涼夜。水上已結了一層薄冰，在淹及胸際的水裏把木頭拖到了對岸，然後又把它浮在水上，順着同一冷流拖去，——這實在是冷得難堪。

冰凍的水凍壞了全身，大家都想儘快的把木頭運達目的地，儘快的歸來，設法在篝火旁些微烤烤火。但着急是不行的——些微的性急，偶爾的失慎就可能全功盡棄。木頭在水裏由兩個人捧到手上搬運。人們跟在木頭後面也在水裏沿德國人的河岸用抬筐，而且有的用軍服邊兒來兜運橋座用的石頭。他們搬運石頭時特別小心，就連一塊小的石頭，也千萬

到開始工作後的頭天早上，水裏就安好了兩個橋座。無論德國人或我們都是看不見它的。第二天夜裏還安了兩座，以後又安了三座。子彈通宵在頭上飛鳴。德國人向這個地方也像對整個河岸一樣，照例是大施射擊「以防萬一」。

有幾個工兵被打死和受傷了。無論是對打死的或受傷的都小心翼翼地，像作一切事情一樣，靜靜地放在手上抱回來了。

水一天比一天涼了。目前浮在水上的已不是單個的冰塊，而現在却為薄薄的冰層所緊閉了。它把手割出了血，而腳竟僵凍得這樣的厲害，甚至第二天早上在掩蔽部裏連燒酒也不能溫暖那凍得發抖的人們。

到第三天黎明時分，七根堅固的、螺旋釘得很緊內心並填有石頭且是看不見的橋座，主要的，是絕對看不見的橋座，已全在水裏安好了。恰巧這天夜裏開始了嚴冬，而河流也全為冰層所封閉。幸好全都按時完工，——索斯諾夫金想了想，——如果再過一兩天——那就遲了。

現在又開始了等待的時日。開始進攻的準確日期，誰也不知道。而索斯諾夫金，隨着河水冰凍的程度，焦急不安的來注視着水準低降的情形。他當然估計到，而且特別把橋面作得比水低得多，可是，這個水準如果終於突然降低到空前的程度，那又怎麼辦——須知自然是很淘氣的呀。然而，對於這個不幸的事件，他已準備好自己的應付辦法了。他已準備

好，如果水準再往下降的時候，那他就索性在夜裏把橋座上端拆去一層。

末了，長久期待的時間到來了。晚間索斯諾夫金帶着工兵潛入了河際，在冰上扎了一些孔，並在橋的兩旁往孔裏插了些事前準備好了的道標。現在這已是修好的道路了——坦克已能沿着它逕直的，像進攻時應有的那樣，毫無失錯地往前進。

拂曉時分，在幾百尊大砲的轟鳴之下，在德寇驚奇莫名的情況裏，坦克直接開向河裏，逕直踏在冰上——按物理學規律它是無法支持的，——而在這些可怕的機器前面却有一個穿着灰色兵士外套的矮小人物——該橋的建造者，工程師，索斯諾夫金給它們帶路。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 獨子

(一)

這是在敵人深後方發生的事。狂風捲着濕稀稀的春雪。

偵察隊從飛機上降落下來後，就帶着沉重的炸藥向橋走去了。

斷崖峭壁在初春乍暖之後，凍得滑溜溜的，人無法立足，只能爬着走。德國人像狼羣一般躡着雪上的足跡從後面趕來，時而迷失在亂崗中，時而又找到了踪跡。

21 如果不是中尉葉爾莫洛夫在頭一仗中就受傷的話，那末一切都會是很順序的。

他是被偶然亂放的一排自動槍彈打傷的，——這好像幾十次死到眼前都安然脫險的人們忽然碰上的天外飛來的奇禍。葉爾莫洛夫的兩個膝頭都受了重傷。

這裏沒有醫生，就是說經過幾點鐘後就會死的。他跌倒地上，隨後抬起頭來，撐着肘，要水喝。有人拿着水壺往他口裏倒了幾口水。他望了望自己動彈不得的腳，腳下面黑糊糊的一團淤血，四周的雪很快被它浸得通紅了。他就說道：

「不要管我」。

大家都知道，他說得對，可是把他拋棄，是他們無論如何作不來的。

謝爾格也夫大尉，極力避開葉爾莫洛夫底視線，命令抬着他走。

他們一共只有四個人。分成兩班，每班二人輪流抬。遇到陡峭的斷崖就把他放在雪上，抬的人先爬上去，站在下面的人捧起他來，交給上面的人。可是，不管他們多麼小心翼翼，還是無法使他不感痛苦。

現在他們走得慢多了。德國人躡着他們的踪跡追來了。走在後面的人，時時臥在路旁的石頭後，開放手機關槍，阻止追兵。過一兩點鐘後，這種辦法，顯然漸漸失掉了意義：現在他們前進得比德國人慢得多，想必德國人已從兩翼繞過他們先走到橋跟前了。

走過一條廣濶的雪溝時，葉爾莫洛夫一瞬間痛得醒過來了。他把大尉叫到跟前：

——近一點，再近一點，——他說道。

謝爾格也夫把耳朵貼到他的熱紅紅的嘴唇邊。



——這不是辦法，——葉爾莫洛夫說道。雖然他的聲音細弱得幾乎聽不見，可是忽然顯着堅硬而憤恨的語調，——這不是辦法。這是叛變。

說完後，他就閉着眼睛，默不作聲了。他不願多說了。

謝爾格也夫懂得，他說的「叛變」字眼是有意要強迫他們按照他的意思作。葉爾莫洛夫害怕炸橋的事不會成功，當然是對的，——他所想的是必需的，雖然是可怕的，可是必需的。

謝爾格也夫走開兩步，在他的旁邊默然繼續向前走着。當他們走過了這條濶溝，到了堆滿許多亂石的小坡上，他命令放下葉爾莫洛夫。

他們在雪地上鋪着雨衣，然後把葉爾莫洛夫放在雨衣上。他因流血過多，有時竟失掉了知覺。

謝爾格也夫命令其餘的人繼續向前走去。他自己，而且只有自己，擔負了最後告別的全部重担。他從腰上解下水壺，從行囊裏掏出一個罐頭，拿小刀打開，然後把水壺和罐頭放在葉爾莫洛夫身傍左手邊，再解開他身上的手槍套，取出手槍，放在雨衣上，使槍柄接觸着他的指頭。

葉爾莫洛夫顯着溫順的眼色，默然注視着他。他靠在兩塊石頭構成的角上半坐半躺，好像靠着沙發椅上似的。

現在謝爾格也夫可以正視着他的眼睛了。他把要作的一切都作好了，都照將死的人底意思安排好了。

——通通作好了，——謝爾格也夫說道，——告別吧。

葉爾莫洛夫仍然是默不作聲，突然緊緊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謝爾格也夫毫不回頭地向前走去。不一會，他的白衣就消失在凸出的斷崖後面。葉爾莫洛夫想了一想，這會是他活着看見的最後一個人，要是不算還會看見的德國人的話。

他感覺痛不可耐，很想趕快完結掉，可是一想到德國人，就放下了立刻自殺的念頭。他舉起手槍，把槍機一扳，向天放了一槍。他不願同志們猜疑不定而痛苦。讓他們想着一切都完了，無可掛念了。可是他還要鬥爭着。他很高興還能輕易的扳開緊緊的槍機，可見他的手還有力氣——這很好。他又舉起槍，試試瞄着伸出雪上的一團蘚苔，他很容易就把它瞄在準心上，手腕絲毫沒有顫抖，他就把手槍放下。

雪紛紛地飄着，天空全被白色的密雲遮蔽了。北極圈的太陽是不落山的，可是這一天的黃昏時候還是比平常昏暗些。他的偵察隊員的老經驗告訴他，德國人遲早會要跟踪走過他的旁邊的。問題只在於他們看見的時候的遠近。要是在三十步以內，是可以打中的。他焦思地望着天空：大雪不要停止才好呵。

他孤單一人，完完全全是孤單一人，沒有人能夠幫助他，不管他的同志，不管他的最親密伴侶——他的父親，都不能幫助他。

他閉着眼睛，記起他最後一次在軍司令部父親住的土窖裏看見父親的情形。父親坐在那裏閱覽砲兵射擊表，口裏啣着香煙，低着頭，咕嚕地說偵察隊工作得不好，——最近一個月內僅僅察覺了敵人四個砲兵陣地。不管他父親怎樣咕咕嚕嚕，葉爾莫洛夫却知道自己工

作得不錯，父親很滿意他，至於那番咕噥不過是他的老習慣，想藉此來掩蓋自己對獨子的愛心。

此刻他的腦海中忽然亂雜無章地閃出一幕一幕他和父親很親睦的各種細情小節。他在孩童時，跌下馬來，父親常常毫不憐惜地痛罵他。有一次他在父親供職的炮兵學校運動室裏和父親劈劍，把父親逼到了屋角上，父親非常高興，第一次在吃午飯時叫母親拿出兩個酒杯給他們「兩個男子」喝酒。他記得父親對他毫不表示親熱態度。他從來不叫他的乳名，只是喊他「亞列克穡」，他父親總是當着客人罵他，很少誇獎他，偶然誇獎，也只在背着他的時候。他忽然發生是快要死的人所常發生的一種極端深銳的感覺，覺到父子間的溫情熱愛和自驕心，那種隱藏在多年來安靜而表面上頗冷淡的友愛中的溫情熱愛和自驕心。是的，他當然很愛他的母親，可是此刻一點也沒有回憶起她的溫軟的手，她的疲乏的笑容，她哭過之後眼睛下顯出的微微的縐紋。所有這一切他此刻都覺得很遙遠的，與他目前的情形無關。但想到父親時所記起的那些鎖碎情節，對於他却是很重要的；這些情節對於他目前的情況是有最密切的關係，他此刻是在這裏躺着，手邊放有一枝手槍，想了結腳上這種苦痛的念頭幾乎遏止不住，但他還是等着，一定要等着。

他之所以決定這樣作，想必不只是因為他已經做過十一次偵察工作，不把慘死在意了。他之所以這樣決定，還因為從四歲起，就隨着父親奔走於各營房，各部隊，因為當他25 跌落馬下，父親並不憐惜他，因為在劈劍時，他把父親逼到屋角上，父親非常高興，因為父

親一定不會想到，除他自己此刻所想的死法外，他會有別的死法。

他睜開眼睛，向四周望了一望。大雪繼續下着，他的腳蓋上了一層白幕，雨衣上也看不見黑色斑點了。

一剎那間他忽然幻覺着，好似他是個躺在牀上的小孩子，身上白白的東西，不是雪而是一牀白氈子，母親即刻會來把氈子扯上，蓋住他的肩膀，會把氈子塞進他的頸脖周圍。他由於失血過多，很想睡去。可是他知道，這是一種昏迷狀況，一定要把它制止才好。他就咬緊牙關，預先準備經受痛楚，集中一切力量，突然把腳一拉，本來片刻緩和的痛楚，經這一拉，驀地痛入骨髓：痛得像把尖刀刺進了他的心似的。可是他達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就是痛楚倒把人弄清醒了。

他仔細聽着。只聽見右邊山坡後發出了沙沙的響聲。

「來的這麼快，真好」，他這樣想着，就用左手把罐頭移到身子右邊，隨後扳開槍機把右肘放在罐頭上，——這樣比較高些，而且穩定些。

沙沙的聲音愈響愈近了。德國人走得很不小心，這是很好的。可是他爲什麼孤單一人，完全孤單一人？假使在這裏有他的兩個弟兄拿着自動槍，那就多麼好：

「過一會兒一切都完了，誰也不會知道有過怎樣一回事，不管是誰，連父親都不會知道的」，——他帶種悲傷的心情這樣想了想。

然後就把手肘在罐頭上放正了一下，再檢閱一次是否能把那團蘚苔瞞到準心裏，此刻

這堆綠綠的蘚苔已隱入雪下幾乎看不見了。

足跡是在他的右邊，頭一個德國人約莫在離他十五步的地方走過，沒有偏過頭來望他這一方。第二個德國人穿着一件灰色的特種步兵大衣，上面罩着一件泥污的白衣，頸上掛着自動槍，彎着腰看着小路上的踪跡，忽然偏向左邊，偏向他這一邊望了一望，就大叫了一聲。葉爾莫洛夫把手肘死死地壓緊罐頭放了一槍，他軟弱的手被強烈的反衝力震得溜下罐頭了。他又竭力把手肘放到罐頭上，瞄着第一個德國人，此時這個德國人一聽見叫喊、槍聲和屍體倒地的聲音，就轉向他這邊走來了。

自動槍帶纏在德寇的衣紐上，當他從肩上，從頭上取下槍來時，葉爾莫洛夫就靜待着。他只在德國人拿槍在手，觸到槍機的最後一瞬，才放了槍。

德國人手一鬆，自動槍落在地上，跟跟嗒嗒向前跑了幾步，就仆到他跟前雪上，德國人的手幾乎觸到葉爾莫洛夫底腳了。

從山坡後面一下子出現了幾條人影。的確是人影。在葉爾莫洛夫底眼中這已經不是人，而是一些模模糊糊的黑點，他懂得了，他快要失掉知覺，假使他不願意被德國人活擒的話，那他就應當開放最後的一槍。

27  
在這最後的一剎那間，他忽然記起了那常撫摸他臉孔和頭髮的母親，才沒把手槍對準太陽穴，而解開綿衣，把槍口緊緊壓在身上軍服左邊小口袋下面三個指頭這地方。他把手指用力一扳，力氣用得這樣大，以至他的右手連同握在手裏的手槍都擺落在雪地上了。

葉爾莫洛夫上校直到清晨才回到軍部來。春雪淹沒了道路，使他最後步行了二十公里，此刻他很爽快地脫掉濕透了的馬靴，躺到矮矮的床上，抽着香煙。

在這季罕有的風雪一連飄了兩晝夜。土窖裏的暖氣一下子就被吹散了，上校時時站起來，拿着木柴塞到圓鉄爐裏去。

他已經把前方發生的一切報告了長官，政治委員的床鋪是空的，他還沒從師部回來。土窖裏籠罩着一種令人不慣的靜寂，只間或聽見木柴被火燒得噼噼拍拍和牆外怒吼的風聲。

以前，在和平的時候，把離開家庭身邊沒有親的妻室兒子——認爲孤寂，現在戰爭的時候，早已不把這些叫作孤寂了。他是軍團砲隊司令，每天不問早晚，時時刻刻有無數的人來見他：他的政治委員是一個雅洛斯拉夫省人，又快樂又機靈，他們住在一間房子裏已經有十一個月了；他每晚與各團團長打電話，一聽到聲音，就知道是什麼人，——所有這一切，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使他每天忙得沒有絲毫空閒時光，早已不知道孤寂了。

可是今天，由於風雪晦明，在觀測所什麼也看不見了，忽然一兩點鐘內也沒有必要在司令部打電話甚至講話的。不知道爲什麼他還是不能睡覺，忽然深深地覺到孤寂了。

他試試想着自己的妻子，可是她此刻却在西伯利亞很遠的地方，他眼睛中只閃出她親手寫的一串信封的幻影，——其中一些還在西伯利亞某個地方的郵箱裏，另一些在路上火

車箱裏，還有一些已經在離此不遠某個郵政局裏，被某個不相識者的手在那裏清點着。所有這些信件都一一向他這裏遞來，然而這不過是些信件罷了。

他的兒子是在這裏。也許正是由於他經常在這裏，在他的身邊，所以上校此刻就特別厲害的覺到孤寂。

他很少看見兒子。他以前曾請自己的老朋友幫忙，把兒子調到他服務的這個軍團中來，可是正因為他作了這個不合乎他那習慣的舉動，——向人作了這樣的請求，所以從那時起，他就沒有設法和兒子作公務以外的見面。因而公務的見面却是異常稀少的。最後一次他看見兒子，是一月以前在這裏，在這個土窖中，他兒子向他報告遠處炮隊偵察的結果。

上校那時非常高興他兒子的容貌顯得堅定剛毅了，他兒子成了鎮靜而不說多話的了，甚至也許對自己父親的態度過於正式了。那時他第一次覺得他那溫柔的溺愛自己兒子的妻子——關於這一點他是和她常常爭吵過的——並沒有把他的這個獨子弄壞；到兒子剛滿二十歲時，他已看見他理想中的兒子了，他看見與他自己幼時一樣的兒子了。

當他叫兒子一塊喝茶時，兒子表示謝絕，立正，請求允許他走，他甚至很高興兒子的這種態度，允許兒子走了，可是當兒子走到土窖門前時，他又叫了一聲：

——阿列克穡！

當兒子轉回頭來時，他向他丟了一個友愛的調皮的眼色，好像他兒子在孩童時作了一件足以表現將來會成爲一個真正男子漢的玩皮事情以後一樣。

兒子也向他瞟了一眼，但還是笑着請求道：

——允許我走吧？

他們最後一次會面的情形就是如此。

他其實是痛愛兒子，因為兒子不在跟前竟想念得這樣厲害，這樣的掛慮，是只有獨子底父親才能有的，因為他們的一切希望，他們的自愛心，他們相信兒子長大成成人終究會成爲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會成爲他們的肖子，甚至比他們還更好些的人物的信念，——所有這一切全都寄託在這個惟一的兒子底身上。

正由於他覺得過於痛愛兒子而引爲慚愧，所以他呼喊兒子時總是叫他的學名阿列克，雖然他在自言自語或在心裏默念時，還是只叫兒子底乳名阿柳。

有時他覺得兒子已猜到了他這種痛愛的心情，並感覺到了這種心情，恰恰這種時光，他對兒子的態度就愈加厲害了。

土窖裏又冷起來了。上校坐到火爐前，開始往爐裏添柴。這個鉄爐子底形像忽然使他想到他幼年時在布將雷那裏帶領輕炮隊的事情。

近年來他已慣於在司令部中工作，有時還氣憤憤地嘲笑自己部下裏面那些愛向前胡衝亂撞，不要衝的地方也去衝，不應撞去的地方也撞去的人們。可是有時候，像此刻的心境，他又覺得他喪失了與敵人直接搏戰的樂趣。

他眼前忽然現出一幅砲戰底圖畫：拖拉大砲的馬匹轉過頭來，砲口向着敵人，嘎聲下



着口令，從輕砲裏放出直射的榴霰彈，砲手們汗流滿面，敵人紛紛倒地的情景。

現在他完全喪失了這種樂趣了。開戰以來，他覺到很接近於以前那種心情的惟一的一次，只有前昨兩日。軍團部隊舉行進攻了，選定的主要觀測所是在很遠的前方，在一個俯瞰一切的陡峭的高山上。

這一次，他的職責不只是容許他留在那裏，而且命令他留在那裏，他就在兩晝夜中指揮了幾營砲隊的火力。

這幾營都是軍團底重砲隊，轟擊敵後很遠地方的工事和砲兵陣地。在這個高山從望遠鏡裏可以看到，德國人被轟得亂竄，人馬紛紛倒地和樹木泥土飛入天空的情景。

德軍砲隊也從各處向他的觀測所射擊，他指揮砲火和這些敵軍砲隊搏戰，他充滿着一種直接搏戰的決鬥情感，他喊口令的聲音也都啞暗起來了，這不僅是由於傷風失眠，而且是由於搏戰的熱情和樂趣使他興奮過度了。

可是前昨兩日的情景，想難很快重演。在這一方面，他的兒子是比他幸運得多的。

他惟一的兒子所選擇的充當偵察隊員的職業，是使他做父親的人憂慮不安的職業。兒子選擇這個職業時沒有問過他的意見，這是做得對的。當然，他除了首肯之外也不能有別的回答。相反的，假使他兒子請求到他司令部裏來工作，那他不只是會生氣，而且會極力設法使其不成爲事實。

不，他並不藐視司令部的的工作，——如果這樣，那就很愚蠢了，——可是他的兒子應

該走着他經歷過的整個途程，而不應擅自避開這個途程上的任何險阻。如果經過這個途程後仍然活着，這是兒子底事情，這是不應干預的。正如當偵察隊阻礙在敵人後方幾晝夜毫無音信——如現在這樣，——的時候，父親連夜不能合眼，這是兒子不應干預的，兒子也不應去管父親底這種心情。

說句良心話，此刻不能成眠的原因其實還是掛慮兒子。已經好幾日沒有得到偵察隊底消息，風雪連天，所有這些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完結呢。

他把最後的一塊柴添到火爐裏後，就坐到牀上解下身上的佩帶，想來勉強睡一睡。恰在這個時候有人來敲門了。

——進來吧。

土窖裏走進了偵察營營長謝爾格也夫大尉。顯然他是剛剛回來，身上還披着白衣，肩上掛着自動槍，並且沒有領章。

——有什麼話要說？

——我就說，——謝爾格也夫說道，——他砰的一聲把槍放到地上，就在政治委員底床上坐下了。

按謝爾格也夫的面孔，就可看出，他是疲倦到了極點的，這次偵察他並沒有担負任何砲兵的任務，所以他在這樣時刻來到這裏，是很突兀，並且是很可驚訝的。

——你有什麼話要說？——上校再問了一遍，點着香煙抽着，把身子在牀上轉動了一下，而對面地向着謝爾格也夫坐着。

——我就說，——謝爾格也夫重複說，然後就慢慢地把自動槍移到一旁，好像會妨害他說話似的。

——他受了傷麼？——上校問道。

——沒有，安得利、彼得洛維奇，——謝爾格也夫細聲說道。上校不僅由于聽到他說「沒有」兩字的聲調，而且特別是由於他開戰以來第一次這樣親熱地好像安慰病人一般叫着他的名字和父名，就懂得，只有詳細情形可問了。

當謝爾格也夫走了以後，他就仰面躺在在床上，試來縈想一會。可是什麼也想不成，腦海中只有阿柳儂，阿柳儂這個名字，轉來轉去，兒子在世時，却從來沒有這樣叫他過。

「阿柳儂」，他又叫了一聲，就閉着眼睛不再說話了；過一下又打開眼睛，又叫着這個名字，這樣再三再四叫個不止。可是始終想不出什麼來，只覺到一片痛苦。在幾個月長久戰爭中似乎已有多少次預備這種痛苦的到來，但還是沒有預備好。

爲了設法撇開這種心情，他就來回憶和謝爾格也夫的談話。我爲什麼提出了這樣一個可憐而又沒有意思的問題：問有沒有字條留給我？當然沒有。假如有的話，難道謝爾格也夫不早已交給我麼？然而爲什麼沒有呢？那怕就是一兩句話，都是好的呵。

突然他想起字條的事情，想起沒有字條，他腦海中就忽然現出一幕一幕這個事情經過的詳細情形。鋪在雪地上的雨衣，兒子受傷的兩條腿，手槍柄以及當謝爾格也夫走開後，聽到從後面發出來的最後一次槍聲，一切一切，歷歷如在眼前。不，沒有寫字條的必要。假使他處在這樣的情形下，也不會寫字條的。

他眼前又映出他兒子走過的最後的道路——他的毫不動彈的身子放在雨衣上抬着走過的懸崖峭壁，他兒子孤單一人，完全孤單一人在那裏靠着石頭，不，他當時不是孤單一人，他有武器作伴，有軍人喪命時最後的伴侶——手槍作伴。他彷彿看見兒子底冰冷了的身體和走到他跟前的德國人。德國人：

半點鐘以前謝爾格也夫好像想安慰他的苦痛，故意把他和他兒子一同歷次作偵察的情形，拋在敵人掩蔽部裏的手榴彈，被他們炸毀的橋樑，被他們打死的德國軍官等等，說了半天。

不，他的痛苦並不因此有所減少。他只有惟一的一個兒子，這個兒子死了，再沒有可以代替他的了。可是當他想到他兒子總算生前爲自己報復了敵人，雖然痛苦還是痛苦，不過沒有陷入到絕望的程度了。

他也就不由的想到自己最近幾日的情形，想到在望遠鏡裏望見的德寇兵士東逃西竄，人馬紛紛倒地，樹木泥土飛入空際的情形，他此刻覺得他最近幾日親身參加這次戰鬥的殘酷無情是他兒子死亡的一種預感，是爲兒子報仇的一種預感，他這個有喪明之痛的父親是必須爲兒子報仇的。他彷彿覺得，他在觀察所啞聲喊着口令的這些時刻，是和兒子站在一塊的，他們一塊轟毀了這一切，殲滅了，擊殺了他恨入骨髓的那些敵人。

不，他並沒有因此寬舒一些。可是他此刻懂得了，他的心靈是不會爲絕望的情緒籠罩住的，他懂得了，不管落到他身上的刺心的痛苦，他還是照舊一樣渴望活着，渴望搏鬥，特別是搏鬥。

可是母親呢？她能怎樣辦呢：她不能親手捏死這般殺人兇手們，她不能像他一樣把無情的挺長的砲身向着敵人。不能告訴她，她兒子留下了最後一粒子彈來自戕。不能告訴她，她兒子底同志們都不能親手把他的骸體托入墓穴。

他懂得了，他的痛苦無論明天、後天、而且是永遠不會忘掉的，所以一定要立刻寫信給她，立刻坐在這張棹上來寫，而不要擱到明天，因為明天會比今天更難着筆。現在就寫信給她。讓她將來去原諒他沒有把實情告訴她吧。

他寫完信後，薄暗的春夜已經告盡了。他走出土窰。連天風雪已過，在重山疊巒之後湧出一輪冷日。

從西方傳來重砲底吼聲。他看了一眼錶：是的，恰恰八點鐘。這是他的砲隊開砲了，開始了砲擊的進攻？——這正是他在昨天還沒有知道他喪失了兒子時就指定了的八點鐘的進攻。砲隊在八點正開始射擊了，這正是預定的時刻。戰爭在繼續着。

## 一個哥薩克女人底兒子

一九二二年晚春，哥薩克謝爾格、維爾施科夫終於請假回到故鄉了。他參加過三年的國內戰爭並經歷了一年的搏力梭格列普軍校生活，而他現在才二十歲。少年時代是有無數的事物使他感到生活上的愉快。四年前，他離開哥薩克村時，還是個小孩，現在歸來時，

已是個成年的男子和哥薩克了，這在他外貌上是有充分事實來作證明。第一，他在加斯托爾諾附近一次戰鬥中因斬獲十一名白匪而榮膺了勳章，第二，他雖然年輕，但鬍鬚却長的差不多和布將雷一樣，第三，在軍大衣上已綉得有紅角袖章，這一切證明，他已經不是從前的謝寥沙，而是排長維爾施科夫同志了。

清晨，他一下車後，即沿着自己的哥薩克村徒步行進，一點不着忙，好像個真正成年男子似的，但他却很想拋掉這套沉着的外貌，一口氣跑回家去。在一條熟路的拐角上，當他已遠遠望見自己家屋的綠色房頂時，有三位村上的老人攔住了他的去路。他們年紀很大，幾乎是村中最老的人了，——其中一個先前還參加過土耳其戰爭。維爾施科夫還在幼年時代就記得他們，彷彿他們的相貌一點沒有改變，——他們現在的相貌，與十五年前他所知道的一樣。三位老人攔住了他的去路。他們胸上全都掛着兵士佩帶的喬治勳章。維爾施科夫所驚奇的，不只是這些勳章，而且還因為他們全穿着禮服。當他一走近他們時，老人們突然「立正」了，並由其中最老的一位，嘎着喉嚨，高聲說道：

——閣下，慶賀你榮歸故里。

老人行過軍禮後，馬上就向維爾施科夫握手接吻。這是種空前的敬儀，維爾施科夫明白了，現在他已被老人公認為成年的哥薩克了，滿村的人也都以自己同鄉當了指揮官而自豪。他同老人們一塊沿哥薩克村的街道莊重地走着，捲好煙捲後，他就含在嘴上使勁的抽。祇在離家三步遠的地方，他一看見他的母親依舊穿着他還記得的那件舊短褂，雙手藏

在圍巾裏站在台階上，他就突然三步兩腳的跳上台階，把她緊抱在自己寬濶的懷中，領受那久別重逢的母愛。

二十年之後，一九四二年的早春開始了。哥薩克村的街上，馳來了一輛滿濺污泥的綠色小汽車，在熟識的台階前停住了。副官跳出來開了車門。從車裏走出了一位穿上校軍大衣的人，身材不高，體格壯健，有了相當年紀。他的鬚髮業已灰白，在風塵僕僕的黑色面孔上，眼睛似乎顯得更加藍了。上校在向副官打了一個手勢要他在汽車上等候，自己就跛跛顛顛的拖着傷腳走上台階。他打開了外門，進到客堂，在敞着的門前呆站了一下，就悄悄地向那個背起坐着織衣的女人走去：

——媽媽。

女人轉過臉來，驚叫了一聲，就從坐位上跳起來，默然無語地撲到他的胸前，他同她這樣的站了許久，沒有寬衣，也沒有脫帽，只是用手撫摸着她那業已有點老得發抖的頭。以後，他又把她扶到凳上，疲乏之地脫下軍大衣後就與她並排坐下了。

37  
他從西伯利亞直接參加戰爭後，已經五年沒有回家了，此刻他仔細而帶憂鬱地望了望這幾年來不知怎麼一下子就衰老了的母親。母親也默無聲息地留神瞧着他。他也不是先前她所知道的樣兒了。他的頭髮，傷後已被剃光，現已生出了一層粗硬的灰白短髮。臉色變蒼老了，消瘦了，變堅硬了，變得比平時更剛毅，更倔強了。他們面面相覷的坐了很久。後來母親掉過臉去，哭了。維爾施科夫明白，她是在哭她的小兒子，米哈依爾，因為他一回家

就使她想起了米哈依爾來，但他現在却永遠不會回來了。

他沒有安慰她。他知道，米哈依爾是她的愛子，一切的安慰都會是徒勞無益的。這種損失他到現在還是悲痛萬分，當他一憶及這種損失時，他弟弟米施的英姿，他最後一次看見他時的形影：消瘦的、黝黑的，愉快的面孔，晒褪了色的軍服，深及腿彎的長統皮靴，手裏拿着鞭條樹枝的情景，就立即呈現眼前了。

——我們定能突圍，——米施說。上校同志，我們突得出去的，——隨即就用鞭條樹枝敲了敲長統皮靴，彷彿突圍對他並不算怎麼一回事。

維爾施科夫望了望母親，就記起基也輔來了。他帶着自己的一師人最後退出了基也輔。那時還是九月末的暑天。灰塵，悶熱，死神已如此逼近，似乎已是在劫難逃了。他自己是最後渡河的，渡河後，他就在河岸上諦聽乘夜經各渡口和淺灘零星渡過河來的各指揮官的報告。這是整個戰爭中最艱苦的時日，並不是所有的指揮官都盡到了自己的天職。有的遺棄了武器，有的幾乎把人員全丟掉了。維爾施科夫，平常是很老成持重的，但此時他也不是那麼鎮靜了，稍有不如意的事情，他對人說起話來，不是暴躁，就是冷酷，有時甚至很粗魯。

——人在那裏？——維爾施科夫往前一撲，向一個受過震傷而面筋時常抽動的准校營長質問道。

——我個人已經戰到最後一粒子彈，——准校吃吃地說。——你看，我軍服上全都打



的是窟窿。我是一面打，一面洒水過來的。

——你的人在那裏？人，人，——維爾施科夫倔強地重複着：——人失掉了。人在那裏呢？

——不知道，——准校望了望維爾施科夫那對兇獍的碧藍眼睛說，並準備對付當前的  
一切：

然而維爾施科夫忍住了，雙手交在背後，緊緊的握着，邁了三步，不待轉過身來，說了：  
——交法庭。

下一個是砲兵連連長中尉作報告。

——人在那裏？——維爾施科夫問。

——除陣亡的，全在這裏，——中尉安然回答說，他以為大概這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大砲呢？大砲在那裏？在這裏還是在那裏？

——在那裏，——中尉說。我們無法把牠渡過河來，沒有力量。上校同志，我來向你

說明——此時他說話的聲調已經有點不安了，由於維爾施科夫的警視，開始發起急來。

維爾施科夫把身子一轉。

——你既沒有力量拖砲，那末，我也就沒有力量和你說話了。交法庭裁判。

他周圍的人從沒見過他這樣的情形。此時，因基也輔悲慘事件，他失掉了通常對人的和藹態度。無論是胆小怯懦，是驚慌失措，或碌碌無能，他都絲毫不加以寬恕——他

40 不寬恕別人，同樣，也不寬恕自己。

恰巧此時，他的弟弟也來謁見了。全師都清楚知道，砲兵連連長，維爾施科夫上尉，是上校維爾施科夫的弟弟。但他們似乎都不願旁人知道他們的關係，——始終保持一種正式的、淡然的、莊重的態度。

——上校同志，維爾施科夫上尉到了，——他聽見背後的聲音，一回過頭來就看見米施那種疲憊、污垢、但同時却又像平時那樣快樂的面孔：

維爾施科夫釘了弟弟一眼，上尉的樣子是極爲狼狽的。飛機帽根本沒有了，軍服也撕壞了，滿身油污，雙手都有擦傷和血痕。維爾施科夫生平第一次感到可怕了。他覺得，彷彿米施也一定和旁人一樣，是一個人突圍洩過來的，既失掉了人，又丟掉了砲。他想，如果真的這樣，那末，任憑什麼力量也是無法拯救弟弟的。他在默然注視米施的一剎那間，所有最近幾分鐘或幾點鐘內所必然要發生的一切都在他腦海中閃爍着。現在就要問他，砲在那裏，米施定說，在那裏，於是就要把他交法庭，就會槍斃他，因爲這種罪行是應當槍斃的。從此以後，他，維爾施科夫，終生成爲可詛咒的人了，他再也不能去見他的母親了，因爲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向她解釋清楚，爲什麼他只能這樣處置，爲什麼他會槍斃自己的弟弟米施，——槍斃這個他從前曾舉在手裏，第一次弄到馬上，並爲全家所痛愛的弟弟。

——上尉同志，你的人在那裏？——維爾施科夫力持鎮靜地問道。當然，也祇有他和深深知道他的米施，才覺察到，他那發顫的聲調。

——在這裏。左邊一公里的地方，——米施愉快地回答說。

——哪，你的砲呢？

——全在這裏，——米施回答後就微微地笑了一笑。在他的微笑中閃耀着尙未說出的話：「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不會使你失望的」。

維爾施科夫深深的噓了一口氣，沉默了幾秒鐘，講不出話來。當參謀長察明砲兵連確已全部渡過河來時，維爾施科夫才說：

——很好。上尉同志，請到我處坐坐吧，——他首先就彎着腰走進他暫時居住的那所小屋了，這是從前漁夫住的。

只在這裏，他才默不作聲的盡情擁抱了自己的弟弟，他這種熱情的動作，使對方幾乎忍不住痛而要叫出聲來了。以後，當維爾施科夫鬆手坐下時，米施也在他的對面坐下了，在三個月戰爭以來，他第一次向他哥哥使了個眼色，親密地說：

——受驚了吧，上校同志，是嗎？

——當然呵，——維爾施科夫說，——我怎麼對媽媽說：他還未及說完，就遞了一包香煙給米施，說：請抽煙吧。

以後又接連是在敵機轟炸，在灰塵滿天與死亡逼臨的情況下所度過了流血的可怕的行軍。他最後一次看見米施是在一個他們必須從那裏突圍回到本部隊中去的小樹林中。他把米施擺在最危險可怕的地方，——讓他作後衛隊，以便藉該部輕砲的掩護，來實現拼命突

圍的企圖。他像童年耶蘇復活節時那樣把弟弟擁抱了三次，用晒破了皮的嘴唇熱烈地吻了他後，才放開手。那時米施也和往常一樣，拿樹條敲着長統皮靴，笑嘻嘻的說道：

——不要緊。上校同志，我們定能突圍。我們突得出去的：讓我去吧。

——你去。

此後，維爾施科夫就再沒有看見他了。他自己帶着部隊突圍回到了自己方面來。可是他受了重傷，人們把他放在雨衣上抬出樹林，當他一甦醒過來，就問，誰突出了圍，誰陣亡了，而人們告訴他說，他的弟弟沒有突圍出來。爾後他恢復了健康，很久都不敢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母親，因為她總覺得，幼子在長子部下服務她要放心些，而他也感到自己在母親面前的責任，最好自己陣亡，而讓弟弟活着去見母親。但結果恰巧相反：自己倒還活着，而米施却：

母親並沒有安靜下來，只簡單地擦擦眼淚，頓入常態，這時，維爾施科夫，就趁她收拾掉子的機會，開始問她，現在本村和鄰村中，還有些什麼年高望重的熟人存在。母親仍然是平素那種沉默寡言的習慣，並沒有問他，爲什麼要打聽這些消息，而却整晚孜孜不倦地告訴了他，誰死了，誰還活着，誰又搬家了，每個老哥薩克的生活怎樣，誰的兒子和什麼時候當兵去了。他聚精會神地聽她說，並反覆地問，有時還把某人的姓名寫到了日記簿上。次日清早，他的副官就坐起汽車，按着二十個地址沿門拜訪，並敦請某某老人今晚惠臨村謝爾格、伊萬諾弗赤、維爾施科夫上校家一叙。

晚上，維爾施科夫的院內驟然熱鬧起來了：滿院都是繫着的馬蹄聲，主人光着頭站在

台階上，恭恭敬敬地迎接來賓。維爾施科夫同來賓們互為寒暄後，照例，並沒有立即談及正事，而是首先請客入席，飲過一巡，又飲了第二巡。母親親自給客人酌酒上菜，她總是傲然自得地瞧着自己的兒子，在她看來，全鄉叟老的光臨，格外證明兒子之有名望，這比他的勳章和高等官級還要榮譽些。

當飲完第三巡後，維爾施科夫就站起來，以此表示他要通知老人們的這件事情的重要，咳嗽了一聲，接着就說，他是被派到此地來編制哥薩克志願師的，大家派他來作這件事情，因為他本人是哥薩克，師編好後，該師就由他，維爾施科夫負責指揮，他知道哥薩克的規矩習慣，所以他特請各長者前來襄助，共同發起這件事情。

老人們在表示意見前，大家沈默了一會，咳嗽了一陣，思索了一番。然後來賓中一位最老的——從前當過軍人的特勞費姆、伊里奇、葉洛痕站起來，莊重地撚了撚他那違反自然規律還沒開始蒼白的黑鬍子說：

——我們幫助你，我們中間，誰做得到，誰加入。我一定加入。祇是你得設法，不要讓醫生用他們的聽筒來玩弄聰明，用他們的委員會來舉行檢查，反而把事情弄壞，就行了。這就是我們大家的請求。至於幫助一舉——我們定歸是要幫助的。

葉洛痕認為話已說完，就坐下了。別的人也沒有多說話，因為問題已經明白，已經確定了，何況棹上還有很多沒有吃完的酒菜，既然有這樣好的機會，他們都恨不得立即再來喝上幾巡。

維爾施科夫的身體結實得像他父親和祖父一樣，喝了酒，也不醉，帶種好奇的心情望

着老人們。這是個多麼奇怪的民族，怎的也不顯老。要在他們的黑髮中織上幾根蒼白鬚子，在他們的黑髮中再添上一根斑白頭髮，這絕不是幾年，而是要上十年的功夫才能辦得到的。老人們的姿態，使維爾施科夫回憶起童年和幼年時代來。他雖然早已慣於指揮部屬，現在却不由得奇怪起來，他居然能與諸位長者並肩抗禮同席聚餐。他記起了，在他幼年時代，一個青年哥薩克，如果沒有真正服完軍役，是不能算作哥薩克的；祇有當過兵後，大家才認為他是成年人。嚴竣的教育，深信你起初當過兵，以後就什麼都能作，未受過兵士鍛鍊，你就不能算作完人，這是哥薩克老人們所規定的法規。如果一個青年哥薩克在服軍役前喝了酒，按照村老的判決，人們就能鞭打他，祇有你首先去服軍役，然後才有權玩耍。只有一種情形例外，即當三聖節和聖母節組織盛大的賽馬和其他的競賽時——這天如果誰得勝了，即令他是個青年，老人們也首先向他施禮，晚間並請到家，同席共飲。維爾施科夫還記起了，有次，這樣的榮幸落到了他頭上，當時他與長者們同席並坐，該感覺到多麼興奮。雖然從那時到現在，中間已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但這種腦海餘波至今猶在。使他興奮的，是這些老年人的姿態，其年齡雖高，但腰幹還沒有彎屈，眼睛那麼年輕，臂膀那麼結實。似乎全部人民的力量都隱藏在他們背後似的。他想真好，要是在他師裏多有些這樣的老人，而且必須在編制部隊時設法使他們不受什麼醫生聽筒的干涉，那就妙不可言了。

近幾星期來，哥薩克村裏到處都在傳說，說什麼來了一個上校準備在這裏編制哥薩克

志願師，這上校是個本地的哥薩克，有許多人還知道他和記得他。

——他是誰呀？

——謝寥沙、維爾施科夫。

——那個維爾施科夫？

——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的兒子。

誰要是不記得謝寥沙、維爾施科夫，誰就還會記得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或者他父親伊萬、謝米諾維赤、維爾施科夫？——他是個馳名的人物，一九二〇年被白黨殺掉了。說什麼來了個熟識的同鄉，他已經當了上校，說什麼決不會是別人，一定是他，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的兒子，他來此編制新師，大家都感到一種快活，就是那些上了年紀和對於戰事早已疏遠了的人們也重新燃起了參戰的願望。

維爾施科夫師在庫班參加了第一批戰鬥。那時德軍已佔羅斯托夫並正向斯塔弗羅波爾，阿馬維爾，克拉斯諾達爾推進。這是庫班塵土瀰天的八月時光。有一半的黃穗地還沒有收割，菓園的樹枝被沈重的蘋果壓得快折斷了，瓜田裏長滿了西瓜，這一切已經就使人目不忍觀，而在此開花，結實，收穫的時候離開斯地，自然特別使人心疼，使人難堪。

45  
他們總是在作後衛，總是留在最後與德寇撕殺，使其他部隊得以脫離德軍，他們從早到晚當步兵一樣，浴血苦戰，夜間就快馬加鞭自行退走，早上又突然在德寇意料不到的地方重行開始戰鬥。他們在古施弗斯克亞，青河列茨卡亞，馬洛羅斯卡亞附近都作過戰鬥。夜裏就騎起馬來悄悄地，也不唱歌，通過哥薩克各村莊。

該師除頓河人外，還有許多庫班人，而哥薩克們時而在這個哥薩克村，時而又在另一哥薩克村勒住馬，從鞍上彎下腰來，默無聲息地擁抱那低聲嗚咽的女人。他們在經過故鄉時，也沒有一個人離隊落伍。這些時日維爾施科夫發覺了人們中間一種空前未有的抗德怒火，當然，這種怒火並不是突然出現的，而只是現在，抗戰兩年來的現在才有的。他們仍舊是憐恤自己的房屋和家庭，但這種憐恤現在總比獻身疆場的願望要薄弱些。他們在與房屋和家庭告別時並沒表示躊躇，從來沒有打算另尋出路。在他們看來主要的是手執武器再接再厲地繼續作戰。

在第一批戰鬥中受到損失的各團，近來在他們經過哥薩克村時補充了好幾百志願軍。常常有兒子投入父親所率領的部隊，也有父親投入兒子所率領的隊伍。父親和叔伯並不以在兒子指揮的騎兵連上當個普通的哥薩克為恥。當時很多親戚和同鄉要求把他們編成一個連或一個排，而維爾施科夫照例是不拒絕這樣的請求的。

在古施弗斯克亞附近的戰鬥中，第三騎兵連連長彼得，莫爾脫溫涅夫陣亡了。晚間，當他屍首在戰場上找着時，他那在本連充當機關槍手的父親米哈依爾、謝敏諾維赤，在兒子屍旁站了許久，到大家準備安葬時，他說：

——不要動手。我自家來葬埋。——他把兒子的屍體一放在自己健壯的肩上，就彎着腰走去了。

維爾施科夫並沒有反對，但爲了免於意外就派人去注視着老人的行動。老人莫爾脫溫



涅夫走過村邊，一到那山溝斜坡上的菓園，就把兒子的屍體往一棵蘋果樹下的地上一擱。於是從容不迫地，用那毫不顫動的手指捲了一枝煙捲，開始吸起來，吸完之後，就把煙頭扔在地上用皮靴使勁的踏了踏。然後就從套裏抽出自己的工兵鍬，開始挖起墓穴來。他一點也不草率，挖的很精緻，很深，完全是個真坟，絕不像兵士們趕急挖出的那樣，而是帶着父親的關切心情掘成的。老人莫爾脫溫涅夫葬好兒子後，就在蘋果樹上刻了三個記號，將工兵鍬放進套裏，在胸前劃了三次十字，就邁步歸隊了。他沒有痛哭，沒有抱怨，也沒有和人說及兒子的事。早晨，當預測在哥薩克村附近要發生激戰時，連上就委任了護馬員，以便把戰馬牽遠一點，牽進林裏去隱蔽起來，維爾施科夫經過第三騎兵連陣地時恰巧碰見了莫爾脫溫涅夫。

——上校同志，——莫爾脫溫涅夫愁眉不展地說：

——什麼？

——他們又派我當護馬員。請你說聲吧，不要派我這樣的工作。我不能作護馬員。

——爲什麼？——維爾施科夫問。

——因爲昨天德寇打死了我兒子。我不能作護馬員。現在我要爲全家復仇。上校同志，請你說聲吧，不要派我這樣的工作，否則我就丟掉馬匹不管，自去作戰了。

47  
當時他的表情，竟是這樣的倔強，就是從來沒容許過自由行動的維爾施科夫，也立即原諒了他那種「否則我就自去作戰」的說話，並命令再不要派莫爾脫溫涅夫當護馬員。

維爾施科夫在自己人們中看到了倔強的表現，他感覺自己也是這樣。有時他雖在責備自己部下的指揮官，說在戰鬥中不應白白地去冒險，但他又感覺到，他同他們這樣談話時並不是出於至誠，出自心願，而且帶幾分勉強。他知道，是應當這樣向他們說，但自己又不願意說，因為憐恤自己和擔憂自己生命的心情，這個月來業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而且他也深切知道，旁的人也一樣的會消失這種心情。

該師在克魯泡特金和克拉斯諾達爾間，似乎已經完全被敵人包圍住了。爲了保全其餘的兩團人，就得犧牲一團或至少半團人。維爾施科夫來到了團長的指揮所，並在那裏逗留了一整天。這天要比旁的天數更可怕。此時德寇雖沒有很多的步兵，可是，七十輛坦克很快地突破了我們的工事後，就接連幾個鐘頭在該團陣地周圍縱橫奔馳。

還在清晨，團長就在維爾施科夫的身旁陣亡了，維爾施科夫通常來到各部隊時，是從不干涉自己部屬活動中的細節的。但這次，雖已委任了新團長，實際上，還是他在親自指揮作戰。他要在這生死存亡的日子，盡其所能地貢獻一切。當傳令兵和指揮官還能到來的時候，他就親自與他們談話，下命令，而他那種鎮靜的態度，對於他的部下，可以說比他的命令還貴重些。當電綫還沒全被切斷時，他就用電話來激勵戰士。到了這些聯絡全部斷絕，該團陣地，從夜間安放的戰鬥警戒起直至指揮所爲止，全被踏成平地，德寇的坦克已沿着這塊平地吼着爬來，這時，維爾施科夫就準備好做他在這種情況下所能做到的最後一點——利用師長平素享受不到的權利，親自去與德寇搏鬥的權利，爲國捐軀。他扣上了領

扣，也同所有旁人一樣，腰上揣了兩個手榴彈，就走出指揮所底掩蔽部，來到暴露陣地上的一個小戰壕中。周圍的軍官和戰士們誰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希望已是很少的了，而且大家全都明白，師長甘願像士兵那樣效死疆場，而不願平平常常地犧牲。

戰爭中的每日也常常有這種偶然現象，雖是敵人的坦克就在維爾施科夫戰壕的左右兩翼橫衝直闖，他却安然無恙！夜晚，他把這一團人帶出了戰場，繞至邁科普，去追趕已經退了很遠的其餘各團。

秋末，該師又轉戰於摩茲多克附近的沙土地帶了。該處四周都是重疊起伏的沙丘，或哥薩克通常所謂的沙濤。很少下雪，氣候也就特別冷。這裏，師團據有堅固的防禦陣地，大家都覺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什麼大事似的。德寇業已氣衰力竭，再不能前進了。雖然他們依舊向前猛攻，雖然他們的坦克依舊忽東忽西，以圖突破我們的防地，但同時却已不像從前那樣：前進，前進他們已不可能了。

師團在這裏的沙壩上慶祝十月革命。進攻雖沒有開始，但戰爭行將到來的氣氛業已感觸到。靜寂籠罩了一切，然而按各種徵候看來，靜寂就快要被突然迸發的霹靂震破了。維爾施科夫決定在深夜來慶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

他們把「多特熱」牌汽車上揭下來的寬大蓬布，鋪在兩個沙丘的中間，並在上面擺設了近來為慶祝十月革命節從發給近衛軍的燒酒份中儲下來的燒酒，以及由各處尋得的適於節日用的菜食。維爾施科夫命令在蓬布的兩端擺上兩輛汽車，並將車上的燈扭亮。四條

大黃色電光照直射到蓬布和密集坐着的哥薩克身上。各團團長，連長，鬍鬚蓬蓬的哥薩克志願兵，隊中年紀最老的，——凡不妨害戰事而能參加的人，全都參加了。北面五、六公里的前線地帶雙方照常進行射擊，火箭不時照耀着漆黑的天空。

聚在這裏的人們，誰也沒有這樣的過節日。滿天飛舞的雪花，一片片的飄到酒杯裏，爲了不至僵凍，間或就有人用手掌拍打，或者突然跳起來踏踏着麻木了的雙腳。但是會議上的快樂情緒和莊嚴精神並沒有因此減少。他們首先舉起杯來慶祝十月革命節，預祝未來的勝利，接着又憑弔陣亡的將士，然後——照例又使士兵們休息了幾分鐘，他們什麼都談到了，談到了行軍，談到了宿營，談到了頓河家鄉和庫班故里的哥薩克村落，似乎，這種談話是不會完結的，因爲值得回憶的事和值得紀念的人在皆是。

當大家都散歸原地時，維爾施科夫還在自己掩蔽部近旁的新鮮雪地上皮鞋作響來回踱了很久。汽車頭上的燈已經關熄了。兩個哥薩克正在捲蓬布。維爾施科夫想，自從開戰以來，該不知親眼見過多少建築得不堅固的房屋，住慣過多少掩蔽部和拋棄過多少掩蔽部，經過多少次的宿營、行軍，而將來還不知有多少次。真奇怪，這種感覺並沒使他感到痛苦和沮喪，恰巧相反，倒是因爲變動很大，地方，城市，陣地一切都在變動，而師團却在向前邁進並仍舊是個堅強的師團，而他，維爾施科夫定會把這個像是在他身心上業已根深蒂固而不能與之分離的師團引向勝利底盡途而感到了某種安寧。他雖是一個自尊自負的人，此刻也不願升遷，願意把自己這一師人指揮到底。

我會見維爾施科夫是在二月底，那時羅斯托夫和塔干羅格間還在進行激戰。他那當年冬十一月深夜的預感終於實現了，該師已沿着它先前退却的道路打回頭來，現已渡過頓河，而在頓河西岸，在烏克蘭邊界上進行戰鬥了。維爾施科夫剛從某團回來，他脫下外裝，坐在桌前，像往常一樣，忘記摘下高頂皮帽。此時恰是當天進攻的命令已下，但還沒接得頭批戰鬥消息，司令部裏暫時還籠罩着一種稀有的，等待的沈寂，此時正好來想想別的與當天緊急事務無關的事情。於是維爾施科夫就背靠着椅，不在意地用手指敲着桌子沈思起來。

——你在沈思什麼？——我問。

——不知怎樣說才好？一下子連什麼事都想到了。我記得，不久以前，當我們收復了古施弗斯克亞，並在那裏宿營時，晚上我一人走進了從前莫爾脫溫涅夫親自在那兒葬埋騎兵連長莫爾脫溫涅夫的墓園。你還記得吧？從前我曾向你說過。我們回到古施弗斯克亞時，老人莫爾脫溫涅夫沒有和我們同來，他還在青河列茲卡亞附近戰鬥中就受了傷，而被送到傷兵醫院去了。我代替他到墓園去找到了那棵砍過三個記號的蘋果樹，並在他兒子的墳上默默地站了許久。在這一剎那間，我真像他們——活着的以及陣亡的戰士的父親。現在我覺得，當我一想到自己的師團，各團的人數雖然縮小了，但它還是非常強大，——比它從前參加第一次戰鬥時還強大。現在它是由所有生存的和陣亡的戰士，是由在它隊伍中戰鬥過和現在尚在它隊伍中戰鬥着的戰士來組成的。它之所以強大，不僅由於現有的活人力量，而且也由於陣亡了的死人力量，——他們英勇精神的力量，他們浩然殉國的力量。當

你沿着埋葬我們烈士的土地歸來，當他們的坟墓已遠落在我們的背後，——這就鞏固着我們的戰鬥精神，迫使我們去拚死鬥爭。你以為怎樣？

他不等着我的回答，又沈思了一下。接着就突然微笑地說：

——不久前，我接到了母親的一封信，由於我的輕率引起了不少的風波。我們師裏不知誰在休假歸里時到她那裏去過（我沒有弄清這個亂談家是誰）在她面前誹謗我。此後，她就給我寫了這樣的一封信：「賽廖沙，我聽人說，你雖然是個大官，有時不應去的地方也去鑽。你要注意，我堅決禁止你這樣作：」當我接到這封信後，曾給參謀長看過。大家都笑了。他大概也給各團長講過。現在我到團部或想上連上去，團長都不許。我說：你有什么權利不允許。他却回答說：

——完全有權利，上校同志，因為連你母親也禁止你這樣作。

你知道，我們哥薩克，父母的命令一出就要執行的！他們就這樣的不許我到連上去了。

維爾施科夫又微笑了一下：在這一微笑中我感到，此刻他是多麼願意看看自己的故鄉，看看那坐在同樣木棹旁邊的母親，阿克新尼、伊萬諾弗娜。

А 1322. Подписано и печати 13. X. 1943 г. Заказ 1418  
Формат 70×92<sup>1</sup>/<sub>32</sub>. Объем 1<sup>1</sup>/<sub>2</sub> п. л. Тираж 12600

---

Типография „Искра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

# 87

106040

(2)

106040



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 斯 莫

年三四九一

К. Симонов. Зрелость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Цена 1 руб. 50 коп.